

乡间传来机器声：一位村医的第二次人生

“说我像机器人一样，也无所谓”

早晨八点，鹅峰村卫生站门口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往里走。他们不是来看病的，是来喝茶的。

“在家里没事做，就来这里聊天啦。”大厅里的笑声不断，几位阿婆乐呵呵地说。其中一位回忆：“一开始觉得很奇怪，不知道他怎么这样讲话，像机器人一样。”如今她已经完全习惯了，“现在听得进去了”。

刚来鹅峰村那年，杨子权面对的是好奇甚至躲闪的目光。村民们没听过这种“怪怪的声音”。

让他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。她来卫生站看病，一进门就拉妈妈的衣角：“奶奶，是不是外星人来到这里了？”

杨子权说起这事，笑着说：“不奇怪，换作我也会这么想。但都不是恶意的，不管大家怎么看我，机器人就机器人，无所谓的。”

可村民们不这么看。一位年迈的阿伯坐在长椅上，说得斩钉截铁：“杨医生为人很好，不会骗老百姓，大家都欢迎他。人才会关心，机器人不会。”

阳光斜照进来，落在杨子权手里那台小小的机器上。妻子丘艳霞说，这个声筒是丈夫跟人沟通的唯一工具，“虽然声音比较电子，但老人家大部分都听得懂，电话也可以沟通，正常的面对面沟通都能实现，不会有什么影响”。

热闹归热闹，背后是另一层现实。鹅峰村有1300多名常住人口，年轻人进了城，留下的多半是老人。这些老人大多没有智能手机，更谈不上用互联网获取健康知识。谁头疼脑热，谁血压高了，最先想到的医生，就是杨子权。

“我是病过来的人，更知道病痛折磨”

杨子权比别的村医多一样东西：那些病历上写不出来的感受。

“因为我是病过来的人，知道病痛的折磨，亲身体会过，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处境。”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医生的不同，不在技术上，而在心里。给病人开了两天的药后，他第二天会打电话回访，问症状有没有减轻。有老人发烧，他追着问体温降了没有。“有人打电话来说‘药都没吃完就好了’，他们开心，我也放心。”

这话背后的分量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2010年1月，杨子权在广州的三甲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手术。此前半年，他的声音慢慢变哑，以为是上火，当时还是药师的他自行服用了些清热解毒的药，缓解了就没在意。直到上楼梯喘不上气，做鼻咽喉镜才发现声带上长了个比蛋黄还大的肿瘤。

当时两个女儿还很小，确诊那天，妻子泪流满面，他一言不发。“天要塌下来一样。”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，术后，他整个脖子缠着绷带，脸肿得发样，“自己照镜子都不敢看”。术后一个星期才敢告诉家里老人，妻子打电话给母亲，他就在旁边听着。“妈妈在电话里哭，说儿子怎么得了这种病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杨子权的眼眶还是泛红。

此后近九年，他说不出一句话。术后做了38次放疗，过了三个月才正式出院。他心情郁闷，躲在家里看电视听歌，在电子厂打零工，体重掉到八十多斤。其实他很早就知道有电子喉这种东西，但一直没那个勇气去买，只靠写字板跟人沟通。直到2018年听说村里要招村医，他有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，才跟妻子说：“太想回到老本行了，必须买个电子喉了。”

2019年，他来到鹅峰村卫生站工作，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十多公里。

卫生站不大，一张诊桌、一个药柜、一副听诊器、一台血压计，就是他的家当。没有CT、X光等影像检查设备，基本的检验设备也缺。一个人守着一个站，头疼脑热要看，慢病随访也要做；碰上复杂点的病，如何作出初步判断并及时转诊，是更大的考验。

杨子权给每个人建了健康档案，60

岁以上的村民，身体情况他基本都了解。一个人的经验终究有限，学历不高、缺乏系统的专科训练，是摆在他面前绕不过去的坎，这也是不少村医面临的困境。

去年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本身有冠心病，一直跟他咨询用药。有次肚子疼，以为是肠胃不舒服，吃了点药硬扛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早疼得冒冷汗，杨子权不到六点就跑去劝说到医院看，结果还没到急诊人就不行了，最后知道是急性胆囊炎穿孔。

“不敢相信，人说走就走了。”杨子权回忆道。后来，他更坚持那些琐碎的随访，也追求更精准及时的治疗。多打一个电话，多问一句，对村里老人来说，就是有人惦记着。

“幸运的小羊”，相信明天会更好

受父亲影响，杨子权的两个女儿都走上了医学道路。大女儿杨嘉鸿已经在镇卫生院上班，是一名妇产科医生。小女儿杨嘉慧在校读大二，就读临床医学。

“爸爸很坚强，也很伟大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对我们很好。”杨嘉鸿说，五六岁时她曾悄悄问妈妈：“爸爸还会说话吗？”妈妈说“会”。这件事杨子权至今记得，“当时眼眶就湿了”。

如今，他话比谁都多。坐在卫生站里，手边的电子喉是他的“搭档”。“我一直小心翼翼爱护着。有时忘带了，就折返回去拿。”十五年过去了，这台设备不再只是工具。在鹅峰村人声稀疏的早晨，它成了一种奇异的温暖。

“我用这个电子喉，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”杨子权说这话时很坦然。他的生活圈就在这个乡村，也愿意接纳新事物。

在梅县区，像杨子权这样的村医有194名。45岁以上的占了近七成，大专以下学历的有154人。村卫生站大多是“一个人的卫生站”，设备老化、检

查手段有限。村医干的是全科的活，却不一定有全科医生的底子。

杨子权有一本自己的“手写记录本”。以前遇到拿不准的病例，他习惯用网站查找资料，还会抄下自己没了解过或者不熟悉的内容。但信息鱼龙混杂，有时翻半天也拿不定主意。

一个多月前，梅县区办了一场“乡村医生健康AI技能培训”。这场培训，对杨子权和像他一样的村医来说，来得正是时候。培训上他第一次接触了AI医疗大模型。“皮肤拍照这个功能特别实用。”以前碰到复杂的皮肤病，他只能凭经验判断，心里总有些没底。现在用AI软件拍一张照，就能分析出多种可能的诊断和建议。

回到村卫生站后，杨子权时不时又翻开了他的记录本。和之前不同的是，现在 he 可以随时随地向AI提问、交流请教。

“这样我心里更有数了，给村民看病也更踏实。”他希望，能有更多这样的科技产品进入乡村，让大家多了解健康知识，能保护好自己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日暮余晖洒在田野上。记者提议合唱《明天会更好》——这是杨子权最喜欢的一首歌。他连忙摆手：“用了电子喉真的唱不了。”大家鼓励他试试，一同轻轻哼了起来。杨子权的声音从电子喉里缓缓流出，带着电流的震颤：

“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……”歌声逐渐停下，乡间的风吹向脸庞。杨子权顿了几秒后开口：“那时我生病，心理落差很大。现在想起来能走到今天，这首歌真的唱到我心里面去了，觉得恢复之后重新站了起来。”

他的微信名叫“幸运的小羊”——“大病一场，没有被狼叼走，捡回了一条小命，比较幸运。”

沙沙的电流声响起，村民们听着、点头、回应，像听一个老朋友说话。那声音融进鹅峰村的风里，不再刺耳，也不再陌生。它是一个人重生的证明，也是一个村庄里最踏实的回响。



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鹅峰村村医杨子权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嘉乐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

“声音像机器人一样，村民后来也能听得懂了”“最初还有小孩子说我是外星人”……如果不听杨子权开口说话，很难察觉这位乡村医生有什么不一样。

在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鹅峰村，每天早晨都有这样的画面：几个老人陆陆续续走进卫生站，坐在长椅上聊天，等杨子权忙完诊室里的病人，好跟他喝杯茶、说说话。他手里除了听诊器，还常年握着一个巴掌大的电子设备。当他将其贴在颈部开口说话时，传出的是一阵带着电流质感的声音。

十六年前，一场喉癌夺走了杨子权自然发声的能力。如今，他借助这个小小的“电子喉”重新开口，成了这个偏远村庄里最被信任的人。村民们说，杨医生的声音虽然像机器人，可他做的事却别有人情味。

驾驶电动三轮车辗转多地历时146天

“炒粉哥”一路摆摊到拉萨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实习生 林业翔 图/受访者提供

8月21日晚，记者联系到“炒粉哥”蒋传鹏时，他正在拉萨的一个网红景区附近摆摊，当天备下的食材刚刚卖完，还没有顾上吃饭。

8月18日，37岁的蒋传鹏驾驶电动三轮车抵达拉萨。自3月26日从上海出发以来，这趟旅程已历时146天。他在车后敞开的载货平台上固定了一个封闭的箱体，外形像一个缩小的集装箱，灶具、冰箱、食材和空调都收纳其中，留出窄窄一处睡觉的位置。箱体一侧装了一块可翻折的挡板，放平展开就成了支灶炒粉的操作台。在城市里，他会定点摆摊停留几天；行驶在偏僻乡道时，遇到有人招手，便寻找不影响通行的安全位置停车做饭。

国道318线(G318)从上海到聂拉木县，横贯中国东西，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网站相关简介，国道318线成都至拉萨段通常被称为川藏公路南线，是一条热门自驾线路。在许多关于川藏公路的叙述中，旅行意味着暂时离开工作和熟悉的生活。蒋传鹏没有把日常留在身后。他把一家人的生计，赖以谋生的手艺，也一起带上了路。

从喷漆、贴膜到炒粉，他总在寻找生活的出路

蒋传鹏17岁离开湖南邵阳老家，到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。他在流水线上给键盘喷漆，一做就是12年。第一个孩子出生后，家里开销增加，他又学会手机贴膜，利用下班时间摆摊。

贴膜生意做了6年，渐渐不景气了。他又跟着亲戚学炒粉、炒饭，后来干脆辞去工作，在苏州一处物流园附近摆起餐饮摊。来吃饭的大多是货车司机和装卸工，生意好的时候，蒋传鹏每天出摊五六个小时，营业额能有1000元至1500元。2024年以后，他发现“生意越来越难做了”，同样的营业额，要靠延长出摊时间和降价才能维持。

蒋传鹏习惯在生计发生变化时，再给自己添一门手艺。2023年，他看到有人通过制作短视频模板获得收益，花了1000多元报名网课学剪视频。“短视频火了，咱们也不能落后，会总比不会强。”他原本想着学会后或许还能挣回学费，只是后来忙着摆摊，技术学会了，却没真正用得上。

摆摊之余，蒋传鹏一直想自驾走一次国道318线。“人家都说‘要有一个自驾去拉萨的梦’，我也不例外。”但如果出门旅行一年，大小开支加在一起，至少要拿出几万元。“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，不可能光出来玩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老婆，不能忘记家庭。”

他由此想到，把自驾游和摆摊放在一起：沿途卖饭，挣出自己的生活费，也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新的谋生机会。与妻子商量后，他决定用一年时间完成这趟旅程。

绕道广东再进川藏，把旅途变成“流动的生意”

从上海出发后，蒋传鹏原本打算一路前往拉萨。导航有时将他带上乡道，在偏僻路段露宿。行至湖北后，网友提醒他，一个人睡在车上不安全。他也渐渐担心起来，随后折往广东，想找人结伴同行。

在广东惠州，一名粉丝原本答应与他一起出发，最终因行程安排不同未能启程。5月中旬，广西柳州发生地震。蒋传鹏看到消息，又独自赶往柳州，在当地一处安置点帮忙做饭。离开广西后，他经过贵州，一路前往四川雅安。

他的车身上挂着醒目的“湖南炒粉哥（全国自驾游摆摊）”“招手即停即卖（安全区域）”的红色招牌。每到到一个陌生地方，他总要先寻找菜市场 and 充电桩。旅途中发现货车司机和游客常来买饮料，他便留心多备一些。出发前，妻子为他准备了20瓶氧气。进入高海拔地区后，蒋传鹏在做饭时出现过轻微高原反应，用掉两瓶。余下的氧气，他送给途中需要的人，也卖出过一两瓶。

一路走来，蒋传鹏没有花钱买过一张景区门票。“我是山里面的孩子，青山绿水，都见过。”沿途的蓝天白云、青山绿

水会让他想起小时候的家乡，欣赏之余，更要紧的是生意、补货、给三轮车充电，让自己能够继续前行。

他不止一次想给自己放一天假，最后却总没有休息成。停下来的时间被洗衣服、清理灶台、检修车辆和采购食材填满。这些事情与通常想象中的“诗和远方”并不相似，却也是他抵达远方的方式。

旅行常被看作一次从日常生活中的暂时抽离，蒋传鹏同样向往远方，却带着原来的生活上路。他靠劳动维持旅程，也在劳动中，把过去只能想一想的远方，变成了可以一步步抵达的地方。如果说这趟旅程也有一首属于他的“诗”，它并不缥缈，而是由一锅锅热油、一次次采购和一段段赶路写成。

当流量来到炒粉摊，又多做了一份网上的“工”

出发后，蒋传鹏陆续添置了三脚架等简单设备。炒粉时，他把手机架在灶台侧面，镜头对着自己；吃饭时，他也会打开直播，随意聊上几句。最初，直播间里只有几个人，视频播放量也只有几百。

进入广西以后，他开始认真整理每天拍下的素材。每晚从几十分钟的画面里挑出几分钟剪成视频，此前学到的剪辑技术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他遇到一名湖南骑手停下来吃饭，在镜头里，骑手说：“我们湖南人不光要玩，还要挣钱。”相关视频获得上千万次播放。此后，有人找到他的摊位，给他送来柴米油盐。



8月18日，蒋传鹏抵达拉萨

蒋传鹏很快意识到，视频流量已经与线下生意连在一起。“如果视频流量不好，过一段时间，线下生意也会变差。”进入互联网没有让他少做一份体力活，反而让他同时经营起灶台和镜头，最忙时他要凌晨3点多才能休息。还有人深夜敲他车窗，问能不能再炒一碗粉，他说：“人家跑几千公里过来，遇见了，我做个饭也就一两分钟，将心比心，不做说不过去。”

这辆挂着“招手即停即卖”招牌的三轮车，也曾因路上的求助停下来。8月17日，在新疆支教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小张，休假期间骑行前往拉萨，途中出现高原反应，自行车链条也意外脱落。蒋传鹏经过时，帮她修好链条，又将她和自行车一同带往墨竹工卡县。“当时我很冷，他把自己的羽绒服给我穿，还给我开空调。”小张告诉记者，进入三轮车的箱体后，她的状态才慢慢好转。

8月18日，蒋传鹏终于抵达拉萨。那天也是他的37岁生日，他自己却忘了，直到妻子打来电话提醒才想起来。过去在苏州，妻子会买一个蛋糕，再做几道

菜。那天，他按照妻子的嘱咐，买了平日常舍不得吃的水果和牦牛肉，准备收摊后给自己做顿饭。

当晚，他一直忙到10点多。两名看过直播的粉丝来到摊位，见他仍在忙，便买来几道菜，后来又有两人前来吃饭，蒋传鹏招呼他们坐下一起吃。没有蛋糕，也没有蜡烛，几名素不相识的人陪他吃完了这顿生日饭。

想起这段经历，蒋传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小时候吃过苦，七八岁就开始自己做饭，17岁出去打工，过生日简简单单就好。”

在这趟旅程中，过去学过的手艺、后来补上的技能，都被他一点点用上了。面对生活的变化，人仍可以多学一点、多试一步，为自己保留一点可能性。“人不能落伍，该学就学一点。会总比不会强。”他说。

按照计划，蒋传鹏近日已启程前往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大本营帐篷营地摆摊，随后驾驶三轮车慢慢返回湖南。“到老家，差不多就可以过年了。”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间

2026年8月29日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潘刚
校对 黄文波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二维码有效期至9月3日